

# 李地主 (二)

李靖森

接上期

## 桃源新村的兴起

1938年战局恶化,内地的大批企业、机关、学校疏散至南方,昆明人口剧增。而日寇自侵占海南岛和越南后,对昆明的轰炸、骚扰日趋猖狂,人们纷纷疏散至郊县农家。为长久计议,家父李吟秋和清华老同学潘光旦等西南联大校友商议,筹建一处较为完善、先进的疏散基地,以安置更多的人口。特别是这有利于对民族后代的培养。孩子们的学业一天也不能耽搁!

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们,远虑的是战后重建满目疮痍的河山,要为此做好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梦想虽好,但土地和建设资金的筹集,都是迟迟未决的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转机终于来了。那是家父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气场非凡的宾客吸引了他的眼球。

只见此人中等个儿、平头打扮、身段板直得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出身,戴副黑框眼镜,身着合体的中山装,仪态端庄利落;特别是他那口齿清晰的云南地方腔调,中气十足,声声洪亮富有引人注目的穿透力。此人正是李沛阶先生。

家父虽是清华留过洋的理工科专业出身,但国学功底深厚,爱好广泛,特别是对易经的研究小有名气。他能从人的言谈举止和气质上,看出个一二三来。

他对此出众之人,不由得来了兴趣,专注地“研究”起来。李沛阶也敏锐察觉家父常驻留着他的眼神,于是主动近前礼貌地自我介绍攀谈起来。原来都是李姓本家,距离瞬间拉近了。

父亲坦率地用易经的哲理道出对他的第一印象和好评。受到鼓舞的李伯伯更是来了精神,伸出手来恳请家父判断“吉凶祸福”。

在那战乱的年月,谁也难料自己的命运,都希望有高人指点迷津。父亲谦让一番,声称这只是一点业余的消遣,不必挂齿当真。遂为他看起手相来,边看边分析他的身体、事业、爱情、家庭……简短说,他的人生和事业,虽有凶险和波折,但福大、命大、造化大……

四十多年后,李伯伯还向我们提起他与家父相识、相知的这段趣事;提起建立新村和学校的往事,不停地赞誉家父的远见、博学和睿智。

原来,当他们谈到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抗战的长期性时,家父道出了清华学人“关于建立疏散基地”的设想以及基地必备的条件等问题,并提出当前未决的难题。万万没想到李先生笑言道:“你可是问对路了!这好办!鄙人是在靠近呈贡有个农场,就有好几百亩薄地,愿为抗战尽力,但是否符合要求,欢迎李公不妨择日考查;至于费用问题,那都好说,当此国难之际,本就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么。”

干脆利落地表态,真是柳暗花明新村来!

李沛阶陪同家父乘坐马车来到了他的地界。

果然是块风水宝地!它地处昆明市与呈贡县城之间的“跑马山”山麓,距昆明约15公里,距呈贡还不到10公里。该地段西侧有条南北向自昆明的碎石公路经此达呈贡县再往南延伸出去;东面临近山脚有一米轨距的始自昆明来的滇越窄轨铁路,在该地段北边与公路交叉,沿着跑马山脚向东南方向延展,经呈贡、开远……过老街直达越南河内。南面不远就是

云南大学农学院的实验基地。站在跑马山上,往西远眺,是湖光山色的滇池和西山,往北可依稀看到昆明巫家坝机场,南望一片果木和呈贡县城。交通十分便利。



跑马山、呈贡地区主要历史景物平面分布示意图(沈虎雏绘)

此地民风淳朴,从衣着看,有彝族汉化的遗迹,种植以水稻和水果为主,水果又以桃、梨扬名;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是当地的火把节,届时在跑马山下有两天的赛马活动,商贩云集、热闹非凡。赛马头一天是以老百姓为主,运动员都是附近彝、汉两族的农民,骑着无鞍座的光背马;跑道就在山下的土丘间,各族人民在道旁用不同的语言尽情的吆喝着加油,终点是山上的马王庙,庙内放有一担担粮食作为奖品;第二天是部队的骑兵比赛,偶尔也有耐不住性子的老百姓骑着光背马撵和进去,吆喝顿时大振,军民无间。

从地理位置、人文景观和民风习俗来看,都是首选的宜居之地。著有“凿井工程”专著的家父,自然对饮用水源特别在意。这里的地下水不仅质佳甘甜,水位也浅,个别地段甚至有泉水涌出。

经与李沛阶商定,建房资金以“合作社”的形式,由各家或各单位自筹,每幢房约需150元,地租每年约50元,若迁走,则房屋归地主所有。那时所谓地租,由于八年抗战通货膨胀,又没调整过,就等于不用交。

新村的布局,由我父亲负责做近期和远期的规划设计。为图个吉利,新村取名“桃源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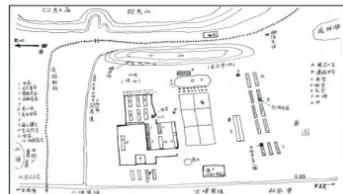
居民区的房舍以及中小学校的校舍,都是一排排坐北朝南的茅草屋顶、土坯墙或干打垒墙的临建房,其结构有冬暖夏凉之效;村中筑有生活必须的邮局、菜市场、水井、公厕(在该地区这也是新生事物,整个呈贡县城都没有公厕。)……村内铺设的大、小道路旁,都植有冬青树或柏树的绿化带,滇越铁路也在村东增设了“桃源车站”。大部分基建都由吴芝普、曹锡亭的公司承建。

新村始建于1938年,到1940年底已初具规模。其中较大的单位是国家邮政总局,他们大批职工于1941年初迁此,住宅较集中,故另辟为“桃源新村”;农民银行曾在此储存过现钞等财物,由第五军派兵看管;东北军一重炮营曾来此驻扎,重炮都是由十分少见的履带车牵引;石佛铁路办事处、西南联大部分职工、大兴公司、酒厂等也都齐聚于此。

居民以文化界人士为主,如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许祯阳、萧涤非;云南大学教授兼滇越铁路工程师李吟秋,还有马耀先教授;名医赵明德、薛子谦,著名教育家吴允文;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石佛铁路的著名工程师吴融清、贾荣轩;房建工程师吴芝普,房建承包商曹锡亭等;孙中山先生手下的前著名滇军第一军军长胡恩一家也自香港迁来……

在李沛阶的鼎力相助下,村民子弟教育这一头等大事也顺利解决。他最先促成了昆明市著名的教会学校“恩光小学”由市内迁来,

并建有校舍和礼堂兼教堂等相应设施。而鲜为人知的是,该校正是他的夫人许岫岚受教会的委托,早在1922年就建立了。迁至此后,该校还收留了一



桃源新村平面示意图(李靖国绘)



桃源新村鸟瞰示意图(沈龙朱绘)



我家兄妹七人在桃源新村家门前,后排右一为老大李靖国



我的父亲母亲在茅屋前



李沛阶夫妇携子女老二、三、四、五在新村的家门前留影



抗战胜利后,恩光小学迁回城里。照片为缅甸华侨及其孤儿们身着皮夹克与部分老师在教室前合影。后排左一为吴允文校长。

大批由缅甸战区逃亡来的华侨子女,其中一部分是孤儿,都由教会资助。他们不分大小,每人发一件宽松肥大的美国空军紫色带白羊毛绒里的皮夹克飞行服,这也成了他们这一群体特有的标志。我们见证了恩光小学(迁回昆明后增加了女中)和教会就是他们温暖的家,直到培养他们长大成人自立。

在张罗恩光小学的同时,清华

学人和热心办学的,时任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参谋处中将处长兼滇黔绥靖公署参谋长甘芳(甘济着)与李沛阶等,为创办新村的中学积极地筹划着。在董事们和有识之士大力支持下,建国中学终于在1941年挂牌成立。李吟秋亲提“忠恕诚明”校训,并为校歌作词。

中学师资力量大都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闻一多教授文学,吴晗教授历史、潘光旦教授优生学(1);沈从文一家也从呈贡县城迁来支援,沈夫人张兆和担任英语教员,沈从文则义务教授高中作文课;联大文学院萧涤非教授亦迁来并任教;呈贡县斗南村“东方语专”的老师亦有来兼课的。西南联大教师还携带仪器设备来校做试验演示,以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可见这里的教学水平在当时就很不一般,许多外地学子,如叶本固(解放后历任长沙、南京、西安工程兵学院领导和教师)等从滇西祥云、弥渡慕名而来。凭着李沛阶在地方上的活动能量,昆明市教育局也以预防日机空袭为由,将一批图书存放该校,实为雪中送炭!

凭师资,凭硬件,建国中学在该地区都称得上一流。



这是沈从文一家去桃源火车站路经一乱坟地时,在杂草间随性所照留影。右一为老大沈龙朱,中间为老二沈虎雏。



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与干闺女李兆恩(李地主之女,小学五年级。)在桃源新村沈家门前。



1942年建国中学建校一周年,部分师生在校舍前留影,上有名誉校长胡淑真——龙云大儿媳——女士(第二排右七。1939年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侨居美国,2017年104高龄去世。)题字;二排右8是学校创办人之一、校董李吟秋教授(清华学堂,1922年留美。);二排右9是对建校、建校给以大力支持的地主李沛阶先生;李先生旁边的是校长王家璋(1939年,西南联大教育系毕业)。



建国中学校训  
忠恕诚明  
遵李吟秋题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该校初中毕业典礼部分师生和来宾的合影。照片前排坐着的来宾中,左起第6人,就有著名的争民主、争自由的历史人物闻一多先生(清华学堂,1922年留美。)与吴晗(左起第5人);闻一多旁边的是盟军在当地的美军最高指挥官;盟军官旁边的即李吟秋;一排右一即名誉校长胡淑真;一排左四即校长王家璋。后两排站立的,是即将踏上人生新台阶、被老师们寄予厚望的祖国未来的栋梁。

照片的背景,右侧突显出的建筑——简陋的茅舍,是那个年代与建国中学近邻的“恩光小学”的校舍;在照片左上方有些不甚清晰的帐篷,那正是盟军通讯营的营房,他们以此为基地,曾开赴滇西、缅甸八莫等地执行军务,为将日寇逐出云南、解放缅甸做出了牺牲。透风的军营帐篷与简陋的校舍,正是那个岁月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统一的写照。

从此,“金马碧鸡,一东一西……天下无难事,我们明日是栋梁。”的恩光小学校歌,以及“西山苍苍,昆海茫茫,吾校建国,蔚起南疆,莘莘学子来四方……笔路蓝缕为国光。”的建国中学校歌在跑马山地区传唱开来,播洒着励志、强国的初心。

为吸引、安置更多的人士来此躲避日机的轰炸,共度国难,家父和李沛阶商议,由李吟秋和潘光旦出面,于1942年7月27日在《云南日报》刊载了名为“桃源近况”的一则消息:

“昆明县南跑马山麓原有桃园。潘光旦、李吟秋、李沛阶等发起建设疏散住宅于此,定名为桃源新村,并呈准呈县府及建厅立案。建筑以后,已有四年之久。邮政总局亦在此疏散办公。全村户口约千余人,并有学校、医院、农场、工厂、邮局等。在市郊疏散村落中,不愧模范组织。近闻邮政总局已迁渝办公。现省邮政管理局及滇缅铁路、中印公路、石佛铁路一部分公务人员,均移居于此,因之该村益形繁荣。……”

来自国内外的各界人士,以他们特有的多元文化,给沉寂已久的跑马山麓,输入了新鲜的活力。西南联大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教授,以及在呈贡县古城乡搞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吴文藻和年轻学者费孝通等也都是这里的常客。

这一特殊的村落,在战时传播了文化,培养了新一代,对地区和国家日后的发展,无不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的人生跋涉,亦由这个新兴的村落出发。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我取得了恩光小学幼稚园的学历,踏上了人生第一级台阶。这份规范的证书,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庄严仪式中,第一次学着用双手毕恭毕敬地从李村长手中接过。解放后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都再也没有接受过这般庄重、对证书敬畏的熏陶了。如今更是世风日下,制作假文凭的广告张狂地满天飞。

未完待续 下期同版